

旌旗十万

陈毅卷

罗英才 著

解放军出版社

第1章
历史的选择

第2章
党代表

第3章
两军会师

第4章
艰难的探索

第5章
教训

第6章
南天柱石

第7章
东进北上

第8章
危难时刻

第9章
在华东

第10章
全国胜利

第11章
路遥知马力

JINGQISHIWAN

中国人民解放军

元

帅

传

丛

书

ZHONGGUO RENMIN
JIEFANG JUN
YUANSHUAI ZHUANJI CONGSHU



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

旌旗十万

陈 毅 卷

罗英才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旌旗十万/罗英才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2

(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陈毅卷)

ISBN 7-5065-4304-4

I. 旌… II. 罗… III. 陈毅 (1901~1972) —传记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2722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125

字数: 325 千字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28.00 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

旌旗十万

陈 毅 卷

ZHONGGUORENMIN
JIEFANGJUN
YUANSHUAIZHUANJICONGSHU
JINGQISHIWAN

罗英才 著

解放军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璞方 李鞍明

封面设计：符晓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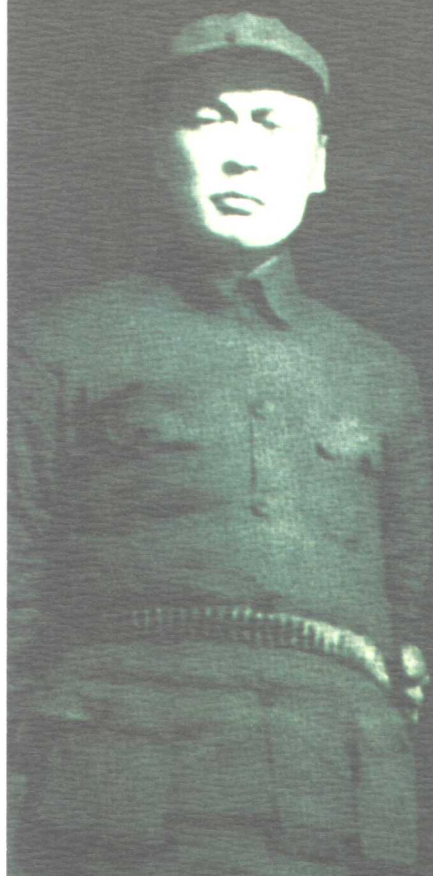


旌旗十万

陈毅卷

罗英才 著

解放军出版社



第1章

历史的选择

第2章

党代表

第3章

两军会师

第4章

艰难的探索

第5章

教训

第6章

南天柱石

第7章

东进北上

第8章

危难时刻

第9章

在华东

第10章

全国胜利

第11章

路遥知马力



14. 重任 [139]

第 5 章 教训

15. 险被错杀 [150]

16. 顶住压力 [160]

17. 血洒老营盘 [167]

第 6 章 南天柱石

18. 战略转变 [171]

19. 转战赣粤边 [185]

20. 出山 [197]

第 7 章 东进北上

21. 挺进江南 [204]

22. 冲破牢笼 [216]

23. 以斗争求团结 [223]

24. 进军黄桥 [233]

第 8 章 危难时刻

25. 受命代军长 [240]

26. 备受责难 [246]

27. “北斗住延安” [257]

第 9 章 在华东

- 28. 自卫 [266]
- 29. 宿北大捷 [272]
- 30. 鲁南歼敌 [283]
- 31. “孟良崮上鬼神号” [287]

第 10 章 全国胜利

- 32. “小住杨沟一月长”
[301]
- 33. 经略中原 [306]
- 34. 鏖兵淮海 [318]
- 35. 雄师飞渡 [341]

第 11 章 路遥知马力

- 36. 新上海首任市长 [349]
- 37. 谦逊以自束 [367]
- 38. 天涯是处有亲朋 [373]
- 39. “大不了丢乌纱帽”
[394]
- 40. “一直向前……” [408]

第1章 历史的选择

1 新使命

1926年5月的北京。一天时近黄昏，街上的行人已十分稀少，许多店铺陆续关门打烊，到处显得空空落落、冷冷清清。只有难得驶过一二辆马车发出的声响，打破这难耐的沉寂。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陈毅撩起灰布长衫匆匆赶路。他是应召去秘密联络点会见中国共产党北方区负责人李大钊的。他的行动格外小心谨慎，当确信后面没有“尾巴”以后，才毅然拐进天安门对面东侧的东交民巷，向受到段祺瑞政府通缉的李大钊的临时藏身地俄国兵营走去。

陈毅曾在多处秘密联络点见过李大钊。这一次，李大钊又是为了什么事情召见陈毅呢？话还得从当年“三·一八”惨案前后说起。

3月初，冯玉祥的国民军同奉系军阀张作霖之间的矛盾，终于演变为一场军事冲突，双方兵戎相见，剑拔弩张，战火有迅速蔓延之势。日本帝国主义公然站在张作霖一边，出动军舰给张作霖撑腰打气。3月12日，日本军舰闯进天津大沽口，明目张胆地向国民军据守的大沽口炮台开炮。国民军海岸炮兵被迫还击，并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

14日，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领导下，

北京各界联合召开声势浩大的国民反日大会，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炮击大沽口的暴行。

16日下午4时，英、美、法、日、意、西、荷、比等8国，竟按照帝国主义的逻辑，强词夺理地向北京段祺瑞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无理提出所谓惩凶、赔款，并要求国民军在44小时内拆除天津到大沽口之间的防御工事，否则将强行拆除。此时天津的国民军受到来自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鲁军阀联军吴佩孚、张宗昌、李景林等部的威胁。英、美、日等国军舰在天津外海示威性地游弋，随时准备进行军事干涉，形势岌岌可危。

段祺瑞政府屈服于英、美、日等国政府的压力，表示愿意“协商”解决最后通牒中有关问题，而对全国人民正在高涨的反帝爱国运动漠然置之，并采取压制的态度。

就在列强提出最后通牒的当天晚上，李大钊、陈毅等连夜召开会议分析形势，号召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斗争到底。17日下午北京举行各团体联席会议，决定3月18日在天安门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督促段祺瑞政府同全国人民一致行动，不要做丧权辱国的事情，严肃驳回英、美、日等国的无理通牒，捍卫国家民族的主权和权益。

陈毅忘不了斗争最紧张的这些日子——

在3月18日上午10时召开的群众集会上，李大钊是大会执行主席之一。会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经过东长安街、东单，向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前进。李大钊、陈毅等人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到达执政府门前时，与戒备森严的守门卫队相隔最多不过7米。谁也没有料到，为维护国家民族权益的和平请愿，竟遭到有预谋的血腥镇压。

当执政府的卫队疯狂开枪残杀爱国民众时，李大钊沉着镇定，指挥游行队伍迅速向铁狮子胡同东西两个大门撤退，而他自己是最最后一批撤出来的。他头上重重地挨了一木棍，人被挤倒，双手被

踩伤，一只鞋子被踩掉。他临危不乱，随机应变，最后总算脱离了虎口。

陈毅也撤退在最后。暴雨般的子弹嗖嗖地在他身前身后直飞，四周不断有人中弹倒地。有人面部中弹，脸上身上到处是血，同学见了害怕，一时没了主意。陈毅上前拖了一把，催那位同学快走，随后又返身回去架出一个同学。看见有人只顾埋头往外跑，他赶紧提醒那人要抬头看路，不要冲着枪口跑。一个女生在血泊中挣扎，他奋不顾身地冲上前，抱起那个生命垂危的女生就跑，直到把她送进医院。

鲁迅先生把3月18日这一天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他连续发表6篇杂文，无情地声讨和抨击段祺瑞执政府的暴行，痛心疾首地指出：“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陈毅是1923年10月离开老家四川来到北京的。留学法国被迫归国后，一度在重庆《新蜀报》文艺副刊任主笔，因写声讨军阀政治的文章惹怒了四川军阀杨森，被“礼送出川”。设于香山碧云寺的北京中法大学负有接收被迫归国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义务，而陈毅却被婉拒。经过他一再同校长李石曾说理，又得到先期进校的被迫归国同学的声援，终于被接受入学。入学的第二个月，即1923年11月，经中法大学党支部负责人颜昌颐、肖振声介绍和中共北方区委考察批准，他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久担任中法大学党支部书记。从这时起，李大钊的名字便在他的生活中频频出现，对这位学者、教授和党的领导者人品道德、学识文章的了解逐渐增多。

1925年初秋，他调到北京城内翠花胡同8号中国国民党北京

特别市党部和中共北京地委任职以后，更直接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工作。通过直接间接的接触，特别是近一年来追随其左右，他对李大钊的思想和为人有了全面的了解，由衷地视其为知己和诤友。所以，对于李大钊的召见，他每次都打心眼里感到喜悦和激动。

东交民巷，陈毅多次去过。他所要去的俄国兵营，其实是有其名无其实，并没有一兵一卒，很可能这里某个时候曾是俄国的兵营，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下来。这里是北京外国使馆区的一部分，许多外国驻华使领馆与它相邻。这个区域的治安和巡逻警戒，平日由使馆巡捕房全权负责，未经公使团和使馆巡捕房允许，连段祺瑞执政府的军警也不得擅自进入。或许，这也是李大钊和一些受通缉的国民党左派选择这里作为临时藏身地的原因。

即将走近那幢尖屋顶的欧式建筑时，黑暗中传来熟悉的招呼声。陈毅很快看清了，那是李大钊的长公子 16 岁的李葆华在迎接他。早在北京地委党校他们就相识了，完全用不着寒暄和客套。陈毅跟在李葆华的后面来到李大钊的下榻处。

陈毅看见配戴角质眼镜的李大钊，仍旧穿着那身棉布夹袍。像平日约见一样，陈毅汇报完工作以后，照例等着聆听李大钊的指示。然而这天的情形使他大感意外。李大钊并没有立即作指示，而是提出了一个他想也不敢想的问题。李大钊沉静地说：“你该离开北京了！”

“为什么？环境险恶吗？”陈毅的眼神里流露出吃惊，意识到情况非同一般。

“环境险恶是一个原因。你已很引人注意了，要保存革命力量。可是更重要的，是要响应北伐，要掌握武装！”

陈毅领悟了，情不自禁地点了两下头。很久以来，他就有这方面的隐约感受。军阀混战，老百姓任人欺负；军警逞凶，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被推上囚车；卫队开枪，青年学生被活活枪杀……所有这一切不都是由于老百姓手无寸铁吗？为了不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

压迫欺凌，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革命者也必须拿起枪来，掌握武装。

李大钊对陈毅的态度感到满意。他继续说，“最近四川军阀杨森派人来北京接洽，要求我们派人去帮助他们工作。这为开展川军工作提供了机会，组织上决定派你去。你有什么意见？”

多少年来陈毅对文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梦想有一天进入神圣的文学殿堂，成为一名文学博士。如今即将从事的工作完全是两码事，但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没有意见，完全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不管有多大困难，决心尽最大努力去掌握武装，响应北伐！”

说来也巧，四川军阀杨森派往北京的联络代表不是别人，正是陈毅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并和陈毅一道被法国当局武装押送回国的喻正衡。他俩作为四川留法学生代表，曾向当时的川军第2军军长杨森、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刘湘等办过交涉，争取他们向处于困境中的留学生伸出援手。杨森看中了他俩的才干，婉言劝他们留下，并愿以高薪聘为秘书，结果陈毅不干，喻正衡留下了。

这次他俩一同坐车从北京南下，无意间在汉口江汉关码头买船票时碰见杜钢百。

陈毅是在北京从事学生运动时认识杜钢百的，两人之间还曾发生一些误会。杜钢百，四川广安人，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高才生。在北京女师大掀起反对封建校长杨荫榆的斗争中，两人多次打过交道。杜钢百是学古典文学的，写得一手好文章，女师大的学生们向教育部递呈文、发宣言时，便常指名要他代笔，而且指定用文言文。陈毅不但鼓励他当好女同学的笔杆子，还多次给他修改文章，送《向导》、《政治生活》等刊物给他看，介绍他读李大钊的《唯物史观》。

一个严寒的冬夜，陈毅冒雪来到清华园，敲开杜钢百的房门，只见满屋都是古籍，桌上几本古书间摊开一篇诗稿。他移近灯前细读起来，随后打趣说：

“不错，敢骂帝国主义，敢骂军阀政府专断昏庸！你真是十足的读书不忘救国啊！”

“乱诌的，请别见笑！”

陈毅并没发现杜钢百的冷淡，一边摆弄手中一本发黄的线装书，一边兴高采烈地说：“你成天就钻在这些圣贤书里？你难道就相信钻研钻研诗云子曰，写几句诗，发发牢骚，就能把帝国主义赶跑了，就能把军阀打倒了？！老朋友，还是出去见见世面，参加参加群众活动吧！”

杜钢百却冷冰冰地说：“我只参加共产党的活动！”

陈毅瞪大了吃惊的眼睛，不明究竟。

杜钢百又冷漠地补了一句：“我只参加共产党的理论探讨和共产党倡议、组织的活动，国民党的活动我不屑于参加！”

这回陈毅算弄明白了，原来杜钢百对许多事都由国民党出头露面的现象颇为抵触，对他这个经常出入国民党市党部又满口马列主义的人表示冷淡也就不足为怪了。陈毅耐着性子开导他，依然是先前那副热心肠：

“我说你呀，真是国故老夫子！什么只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不参加国民党的活动！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形势？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嘛！我们的任务是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共产党单枪匹马能行？我们要团结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

杜钢百自知理亏，笑而不答。

陈毅继续循循善诱：“我们不能一概把国民党看得狗屎不值，开口闭口骂国民党，其实国民党也分左中右。我们到国民党中间做工作，就是要扩大左派，团结争取中间派，孤立和打击少数右派。就是对无党无派人士也不能小看他们，也要做工作。我们的方针是，有党有派的，我们要拉，无党无派的，也要拉，耐心工作，尽力争取，当然也不放弃必要的斗争。这就是李大钊的主张，干革命既要讲原则，又要讲策略！”

陈毅的一番话使杜钢百受到了启发，津津乐道地谈起中国历来对左右二字的不同看法。说左字历来多贬意，右字则多褒意。比如被贬官叫左迁；某人说话不正确，便说“先生之音左矣”；要贬低某人的学说和见解，便说他是“左道旁门”。又说听了今天陈毅一番宏论，使他茅塞顿开，改变了对左字的看法，认定左派比右派好，要写篇文章翻这个案。

现在，在开往川江的轮船上，杜钢百在陈毅面前是无话不谈。

陈毅向杜钢百直言不讳地说明了此次赴万县的用意，劝他到万县一起下船，利用他与杨森同乡的关系，帮忙搭搭桥。他一口应承下来。

杜钢百对陈毅说，最近他手捧他的老师、四川著名学者廖季平的手札上庐山拜会在那儿避暑的康有为。68岁的康有为亲切地接见了，谈话三四小时无倦容。康有为说想去四川看看，说杨森是吴子玉（吴佩孚）的部下，子玉让杨森予以接待。康有为托杜钢百先捎个信。

陈毅对此流露出很大的兴趣，又问及康有为的近况，问及康有为对如今天下大事有何看法？

杜钢百感叹：“现在康有为很少谈论时局，主要从事佛学研究，说佛学是天人之学，他的思想落伍了！晚年的康有为与早年写《大同书》的康有为大不一样了！”

陈毅对公车上书、提倡变法图强的戊戌变法的领头人康有为是尊敬的，但对他变法失败后的作为，提倡尊孔读经，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等却不敢苟同。陈毅直率地道出自己的看法：“康有为早年为人类美好的理想社会做过认真的探索，但是他有个致命的弱点，便是空想的成分太多。他著有《大同书》，大半生追求大同，却找不到实现大同的路。”

对此杜钢百有同感。陈毅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康有为，使他认识到历史是无情的，任何人都不能停步不前或自满自足，否则必被历

史潮流所淘汰。

陈毅却为一个意外的收获而高兴，这就是多了一条通向杨森的路，而且可以适当借用吴佩孚、康有为同杨森的某种关系。

陈毅无意中发现杜钢百宁愿在又脏又乱的大统舱挨挤，宁愿忍受吵吵嚷嚷和汗臭味，而不愿到“官舱”中来闲坐。原来杜钢百认为喻正衡是官，言谈话语中流露出对官的轻蔑，不愿与之交往。

一次，在大统舱席地促膝交谈，当话题涉及当今的官僚时，陈毅立即善意地指出：“你这种‘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气概是好的。但对于官，也要有分析。对官不能一概而论。骑在老百姓头颈上拉屎拉尿的官要反对，有的官却可以争取。像喻正衡，他有进步思想，肯帮助我们做事，就要团结他这种官。我们自己有时候也要去做官，做了官才能起‘教老者’起不到的作用。我们不但可以做官，还很有必要去抓枪杆子呢！”

“抓枪杆子?!”杜钢百瞪大双眼。历来兵匪一家，武人更是龌龊凶残，满手血污，简直难以想象。

陈毅继续娓娓道来：“不是去当军阀，而是去争取他们中的一些人，使他们或者保持中立，或者直接配合北伐。北京“三·一八”惨案，你们研究院的人也参加了。结果怎么样？别人的枪一响，不得不败下阵来。你也被人流撞倒，左手被擦伤，差一点儿出不来。其原因就是群众手里没有枪，只能任人屠杀。现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革命高潮，北伐军所向披靡，连克长沙、岳阳，吴佩孚的前敌重镇武汉指日可下，对国民革命极为有利。只有北伐军最后胜利，中国革命才有希望，否则大同小康全是空话。”说到这里，陈毅严肃起来，“我不怕你见怪，说对了你就听，你要认为不对，就当耳边风。我看你的思想，可说是既新又旧。你信仰共产主义，接受马克思的学说；可是你又有孔孟之道，唯心空想，脱离现实。你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在反动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只有推翻反动阶级，夺取政权，才能改造整个社会。我说你有‘教老者’思想，你说是不

是?”

杜钢百没有见怪。他把陈毅的话当做苦口良药,听来句句入耳。他愿意破自己“教老者”的思想,自己原先所向往的不是教书就是钻书,现在看来实在算不得什么远大志向了。

这次交谈以后,杜钢百变化很大,多次主动到二等舱同喻正衡热忱交谈,并向陈毅真诚地表示:“只要我能办到的,尽管分配我去做!”

陈毅直截了当地说:“你是广安人,凭着同乡关系和与吴佩孚、康有为的关系,有接近杨森的有利条件。你又有放言高论的长处,可以充分发挥你的才能,当一个新时代的苏秦、张仪,去说服杨森转向国民革命。我很需要一个帮手,希望你到万县以后能同我们一起工作。”

杜钢百立即答应下来,还说他有个哥哥在万县,是杨森部第9师的军需处长,有些事可以通过他哥哥去做。

在北京时,他们曾谈起青年团的事情,陈毅还记得杜钢百是1921年在成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他对杜钢百说:“你入团后参加活动不多。过去自由散漫惯了,习惯于孤高。这一次是个很好的考验。只要条件具备了,我介绍你转党。”

杜钢百高兴地说:“要得!请看我在实际工作中怎样破我的‘教老者’思想吧!”

陈毅、喻正衡和杜钢百一行在万县下了船。

2 川江上的较量

陈毅作为杨森的上宾,住进万县太白岩下一家最好的旅馆。不久前杨森荣任北洋军阀吴佩孚任命的四川省省长,一路上随处可见形形色色的庆贺标语。

陈毅和喻正衡乘轿来到坐落在万县的最高处——高笋塘的军